

## 第七回 假扮盜自投法網 真仗義暫寄嬌娥

話說狗低頭，同了一班平日朋比為姦的無賴，打到陶家，不見了妹子杏娘，便趁勢搶了些東西，尋舊路回家。那曉得：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
當時秋盡冬初天氣，凡各府州縣監牢內，有那十惡不赦的重囚，例於此時處決。是日，雙流縣知縣高捷，接得聖旨到來，開讀過了，即把處決有名的幾個斬犯，到了五更時分，綁到十字街坊行刑。當下高公帶了一二十名精勇家丁，又點起民壯守兵，共有五六十人，都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一路鳴鑼擊鼓。劊子手押了人犯，吆喝喝而來，恰撞見了狗低頭那一夥人。官兵看見，認是劫法場的，大家一齊動手，輪槍放箭，早已殺傷了幾個。其餘無路可逃，俱被拿住，並不曾走脫一個。

及至決完囚犯，把這起人帶至縣堂。高公仍教守兵人等，密密的排列護衛，逐一叫來，每人先打三十六板。打到狗低頭，便大叫道：“高年兄，我是梅富春，難道也把我打？”高公聽了，快教掌嘴。直等打完，纔問道：“你們好大膽，清平世界，禁城之內，就如此猖獗。若在深山曠野之所，一發了你不得。快快招來，免得再受苦楚。”那些人個個打得七死八活，那裏分說得出半句。單有狗低頭，皂隸行杖時，便有那班相知的衙蠹抬架，分外打得輕些故此還掙扎得起。便一步步扒上堂去道：“犯弟就是梅富春。”高公大喝道：“哇，甚麼犯弟，教把夾棍伺候。”狗低頭聽見討夾棍，唬得死去復蘇，半晌又叫道：“祇求大人看先父分上，輕恕了犯人，生死俱感。”高公道：“你既知梅恩師之子，乃是清白世裔，平素為非作歹，無所不至。今又犯了這個大法，你明火執仗而來，不是替人劫法場，就是劫庫劫牢。恩師在天之靈，恨不得我一棒敲死你！若此番輕放，可不是得罪我恩師了。”狗低頭再欲分辯，早被高公喝下去，叫餘犯人等，一一細問。實招得如此如此：“盡是梅大爺主使，並不干小的們事。”狗低頭又扒上來稟道：“陶家是犯人的至戚，自古說是親不為盜，在犯人身上還該輕恕些。”高公道：“你可曉得，如今是盜不為親了。且俟陶家報過失盜情由，再行審問。”都教上了刑具，押入重囚牢內。按下不題。

再說陶夫人家中，直等狗低頭一班去後，方纔叫起地鄰來，已是無及了。那些地鄰都說道：“強盜雖去，夫人可教人寫起狀子失單，我們當替夫人出力，同到縣裏報官追捕。”陶夫人一頭哭一頭想，道：“若是強人打劫，倒也易處。如今明明是那人做的勾當，教我怎生用法。若不去告，外人反有議論，相公回來又道我無主意。若是告時，還是說出那人好，還是不說出來好？心中並無主意。”

到得天明，外邊沸沸揚揚，傳將進來道：“昨夜的強盜，都被縣官親自拿獲了。”夫人聽見，疑惑未真。祇見一連十數人，盡是眾口同詞。陶夫人便對眾人說道：“如今強盜既已敗露，便寫一張狀紙，祇求官府存案緝拿的意思，看官府如何處置。”眾人一齊道：“夫人所見不差，竟如此便了。”便央近處市館先生，寫一呈狀道：

控告官屬陶旺具告，為實陳被盜顛末，懇賜電情追剿事：義父陶總兵，於今年四月間，赴京候選。義兄陶景節，亦於五月內，省親去訖。不意今月二十九日，四更時分，突遭大盜一夥，三四十人，青紅其面，明火執仗，殺入內室。旺等夢中驚駭，潛避得脫。衣飾細軟，罄劫一空，不知去向。地鄰張大李二等證。切思被盜殺劫，地方大變。不得不據實陳明，伏乞天台，立著應捕人役，嚴緝群盜，追贓正律，實為恩便。上告本縣正堂老爺施行。

年月日具。

陶夫人又教眾人念了一遍，即叫家人陶旺，同了地鄰等，到縣首告。恰好高知縣正坐早堂，收陶家狀詞，便調出狗低頭一起復審，個個仍推在梅富春身上。高公道：“所犯皆同，首從有別。梅富春宦門之子，雖素行不軌，難道這樣厲害，他也不知？況陶家是他至戚，怎肯就起此歹念。都是你們這班潑賊，助紂為虐，攬掇他，釀成此事，還要推干。”叫把王乙、俞甲一齊夾起來。王乙等熬痛不過，祇得招來，放了夾棍，各重責三十板。梅富春雖是陶家至戚，然被惑倡首，罪與王乙等同，俱應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馬四、牛五等，俱杖八十，流二千里。便當堂判下審單道：

審得梅富春，宦裔之不自好者也。賦性兇暴，立心狠毒。恃先人之蔭，不為善而喜作惡。逞夜郎之感，專害人而圖利己。兼以犬豕為朋，故心愈狠，而手足如同草芥。殺妹於前；豺狼是伍，故性愈兇，而骨肉視若仇仇，劫姑於後。數其罪，不啻彌天，書其愆，曷勝罄竹。惟是殺妹者，妹遠蹤而事可寢；劫姑也，姑挺身而惡遂昭。按慈律例，倡首法宜加等。鑒彼苦衷，涉親情或可原，三千里外，勞肢體以冀自新；一百杖中，重鞭笞而勵改惡。馬四、牛五略處減等；王乙、俞甲並宜從重。惡等當亦俯首無辭，問心有愧者矣。

高公判了審單，即叫備文，連招申詳各上司定奪。不題。

再說梅小姐，當夜在陶夫人家中，得了消息，同佛奴背著包裹，黑暗中望街坊亂闖。挨出城門，走不上一里路，前面阻著一條大河，並無船隻可渡。向佛奴哭道：“不如向此清流，捐軀殞命，倒是長策。”佛奴又極力解勸。忽見對港內，搖出小小漁船來。佛奴忙把手招道：“搖漁船的，煩你擺個渡。”那船上人聽得，便攏過岸來道：“二位娘子，要過河麼？”佛奴道：“正是！勞動老人家渡我們過河，送你酒錢。”便扶了小姐，下得船來。老頭兒看見杏娘，不住流淚。便問道：“小娘子為何如此，莫非有甚苦楚事麼？說與老漢，或者替你消得愁，解得悶，也不可無知。”佛奴代小姐把前後事情，略略告訴一番。那老者道：“阿彌陀佛，世上有這樣狠人。但如今娘子們想到那裏安身去？”佛奴道：“正是走投無路的苦哩。”那老者道：“我倒想著一處，可以安得身，躲得難的。但未知二位娘子意下如何？”佛奴道：“若是果然，煩老人家試說與我知道。”老者道：“此去七八里，離城共有十里路，地名上灣村，正通著此河。村上不多幾家人家，極是幽僻。過東去更冷靜些，有一尼庵，庵中有兩個老尼居住，況且地方冷落，並無遊人來往。娘子們想一想，若是住得，老漢便送你們去，不要甚麼酒錢。”常言道：

為人處處行方便，福也增來壽也增。

佛奴道：“那有勞而不酬之理，如此快送我們去便了。”老者答應，棹動小船，不多時早已搖到。便灣住船，攙了跳板，佛奴請小姐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請小姐寬心到庵內去，暫避幾時。凡事有小婢在此，切莫憂壞了身子。”

那老者引路，佛奴送小姐，剛剛上得岸來，祇見幾間草房之內，閃出幾個大漢來，問道：“你這兩個女子，是那裏來的？”佛奴、杏娘唬得半死。正是：

纔躲得霹靂，又撞著雷公。

漁船上老者，唬得在地上亂滾。那些人又問時，佛奴祇得擔著驚惶答道：“我們主婢二人，城中逃難來的。”內一人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躲甚麼難？你且說個細來，我自有分曉。你們不要害怕，我們不是甚麼歹人，傷你命劫你財的。”那老者便在地上爬起來，亂拜道：“如此極好。”眾人都忍不住笑起來。佛奴把前後始末說與他們聽了。那人問道：“你家小姐，可是叫做醒名花？”佛奴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便笑道：“原來就是湛大哥思想的。請起來，可曉得小可們麼？小可叫做賈龍，在攢戟嶺上聚義，今年四五月間，湛翊王大哥，在我寨中住了五十多天，後來又有一個陶景節，是他的妹夫，也來同住幾日，兩人一齊上北京去了。我們如今正這裏左近，要尋訪梅富春來，與湛大哥出口氣。今早兩個弟兄出城，已曉得他所為之事，不道又在小姐面上做工夫，自害自己的性命，我們倒不與他計較了。如今小姐要往何處躲難？令兄既已自敗，料無第二個與你作對，不如就在此小庵之內暫住幾日。等待湛大哥消息到來，小可們與你定奪便了。”杏娘嚇了一嚇，聽過這番話，祇是開不得口。心上想道：“怎麼湛生與陶表兄，俱逗留這樣去處。又說思想我，又說等待他消息，替我定奪，言語甚是可疑。又叫我住在尼庵中，我想他們既是強盜，豈有好意？倘又做出事來，那時總是一死。”便回身向河內要跳。佛奴又一把抱住，賈龍道：“想小姐疑我們是歹意，反欲如此，豈不倒害了小姐。”便設起誓來道：“賈龍若半點歪念，教我身首異處，死於非命！”杏娘聽到此處，方纔回念道：“或者世上原有幾個好人，難道盡如我哥哥梅富春的。”賈龍又道：“這庵內有我兄弟的姨娘在此出家，祇我兄弟常來省親，此外並無人來往。今若小姐住此，連我兄弟也不來了，直等湛大哥功名成就，超拔了我們，那時同來拜見。”杏娘見是真誠，祇得應允。賈龍道：“且住，容我們叫住持出來，先與他說明了纔好。”

當下賈龍的結義兄弟，叫做蔡大能，走到裏邊，請了自己的姨娘來到。杏娘、佛奴俱相見過了。賈龍把小姐欲借住庵中的一段話，說與他知道。又取出白銀二十兩，代為小姐薪水之費。吩咐道：“煩老娘好生看待則個。”說罷，竟同眾人一徑去了。有詩一首贊賈龍道：

棄擲黃金貯阿嬌，堂堂不愧綠林豪。

岸然揮手出庵去，肝膽於今屬此曹。

那漁船上老者，也得了些賞賜，佛奴向他叮囑，不可泄漏。老者點頭答應而去。杏娘到得庵內，老尼便請拜佛。杏娘道：“奴家在死裏逃生過來，自謂皆是前世業因，如今願拜為弟子，朝夕念誦些經文，修個來世，望師父勿拒。”那老尼道：“小姐差矣，你是貴室嬌娃，怎想做這勾當？日後還要受五花封誥，如今暫時藏形斂跡於此，等老尼服侍你幾時，耐心守去，莫要悲傷壞了身子。就是你方纔遇著好人，也是吉人天相。”杏娘道：“正要請問，這兩個真個甚麼樣人？”老尼道：“那姓蔡的，是我外甥。姓賈的，便是同結義的。他們雖在綠林中，卻也仗義好施。前日在此打聽甚麼狗低頭，要尋著他來結果性命。道是為人極狠，要把親妹子賣良為賤。又尋個弊端，把一個好人竟說與妹子通姦，捏他強盜，也要害他性命。幸喜得逃走到他們山上，住了幾時，方送上北京去了。昨日住在城中，今早來說，那狗甚麼自己又犯盜情事體，被官府監在牢中。正在要起身上山，恰遇見了小姐們來到，又做了一樁好事。”杏娘聽了這番話，方纔放心，心中感激那賈龍不盡。

休題杏娘投庵之事。再說那陶景節，當時在蕪湖關上，尋了湛翊王半個多月，不見下落。到那日被店家勒了眾人保票，方得脫身往北。一路餐風宿水，到得京中，尋個客寓住了腳，即到兵部衙門前，貼了曉字，問父親陶藥侯消息。又到四川會同館中去問，人道三四日前，來了一次，這幾日並不見來。正說話間，恰好陶公從外走進來。看見了兒子，不勝之喜，即教搬了行李，竟到前門上西河沿五斗齋寓所。陶公再細問家中之事，景節先告過母親平安無事，然後說及自己出門，在攢戟嶺遇見阿舅湛翊王，兩人正好作伴而來。不意到了蕪湖關上，一同街坊遊玩，竟走失的話，細細述過了一遍。陶公聽了，便默了半晌道：“那裏說起，大舅子這樣命運乖蹇。我意欲把你表妹梅小姐與他議婚，此事祇索罷了。”便跌腳長歎幾聲。景節又說及萬安屯賈龍的義氣道：“倘父親有處提拔他，也是方便之事。”陶公道：“且從容相機而行，慢慢商議未遲。”家人外邊報進道：“新任江南蕪湖鈔開戶部全爺來拜。”必要面會的，陶公便對兒子道：“你阿舅消息，祇在那人身上。”

原來這全主事也是成都府人，甲科出身，名叫希旦，號汝玉，與陶公有一脈表親，新授得此職。即日要出京，曉得陶公在此，故來拜別。陶公出去迎他到內，拜見入坐，道過寒暄。閑話中，便把湛翊王事，囑託一番。那全公一一牢記在心。吃過兩通茶，即別去了。陶公隨到他寓所回拜，送些程儀之類，亦即別過。要知後來如何？且看下回便見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 醒名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